

我钦佩法轮功学员

正是在这一片世俗圆滑，尔虞我诈的海洋中，我们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勇敢地站了起来，骄傲地对着貌似强大的当局说：要说真话，我不愿意撒谎！

经过50年的高压统治，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我们“违心地”对右派落井下石；我们“违心地”搞打砸抢，揪走资源，打倒刘少奇；我们“违心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违心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违心地”撒谎，“违心地”喊口号，“违心地”行贿受贿，…。总之，我们所作的一切不光彩的错事都是在压力下不得不“违心地”做的，错误是毛泽东，四人帮，或其他什么人的，我们自己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的“违心”成了促使其他人“违心”的工具。每个人都违心，造成的后果是违心的东西仿佛代表了大多数，仿佛成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其实，正是我们自己的违心的言行，成了促使别人也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的压力的一部份。正因为我们有了第一次违心的言行，我们才不得不永远地“违心”下去。

是谁在破坏家庭和睦社会安定？ —记山东一个家庭的不幸遭遇

张正是山东某县一办公室主任。自从1999年7月镇压法轮功以来，张正被单位关在招待所强制转化达48天，后来因为与功友切磋交流修炼心得被拘留一个月，并撤去主任一职，今年春节上访，被拘留一个月，出来后被判两年劳教、开除党籍。

张妻做文秘科工作。因今年春节上访被拘留一个月，出来后，被单位关起来，专人看守，强制转化，逼迫其写保证书。为了迫其就范，自2000年2月份至今，不仅没发工资，就连150元的生活费也不发。单位领导主任说“我就不信我这发工资的耗不过你这不发工资的”。因家中生活无来源，张妻被迫于农历五月初九外出打工，这时县里正准备办第二期“学习班”，这位单位领导到张的亲家找人时居然挑拨人家亲戚关系。现张妻已被开除工

江泽民为何在香港媒体面前大发雷霆？只因香港记者一句真话（香港记者问：“现在那么早说支持董先生，会不会给人感觉是内定钦定的呀？”），刺痛了江泽民的要害。俗话说，“作贼心虚”，这位国家主席忘记了自己对付媒体时的扮相，不由自主地露出真面目来。

在对付法轮功的问题上，江泽民也是暴露出狰狞凶残的恶相。大家还记得，早在江泽民做出镇压法轮功的决策时，就曾经放出过狠话：“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轮功。”他就以为凭过去几十年的所谓阶级斗争经验，一抓就灵。半个世纪来的中国人，真是多灾多难，经历了什么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历次的运动，只要上头一句话，便动用整个国家机器，说打就打，说抓就抓，谁敢说个‘不’字？没有一次不灵验的。江泽民以为这次法轮功，不过是区区一个气功团体，凭我江大主席挟十多亿人的国力和财力，才放出了如此狠话。结果这次江泽民的拳头打在铁板上，不灵了。不但不灵了，而且还惹

结果，我们中国成了一个人人似乎都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的充斥谎言，假象和荒谬的世界。说真话，这种我们每个人在教育子女时都当作做人的最起码的准则要求，居然成了

必须承担的巨大风险。在这种淫威下，我们已经麻木到忘了在“违心”外还有一个真正的心，麻木到认为违心的言行才是正常的，说真话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

正是在这一片世俗圆滑，尔虞我诈的海洋中，我们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勇敢地站了起来，骄傲地对着貌似强大的当局说：要说真话，我不愿意撒谎！

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保留自己的学籍，党票，工作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抓进各种各样的拘留所；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在各地流离失所，餐风宿露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免于起诉，不必在监狱里饱受折磨的；如果他们说假话，他们本来是可以不被殴打致残，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的…。

说真话的代价是那么大，说假话的诱惑是那么强，可是，法轮功学员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



【明慧网】前日听一位大妈说她不喜欢法轮功去天安门，理由和电视里的“官腔”一样，不希望文革、“六四”发生。作为一个普通大法弟子，我有话要跟您说。

您是过来人，应该知道，要不是政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能有“四、五”天安门事件吗？要不是政府官员贪污腐化，能有“六四”前学生、聚集天安门吗？现如今，政府中某些人对法轮功的态度就象《宰相刘罗锅》的歌词“说是就是，不是也是”地把法轮功定成了邪教，文革中的那一套又发生了，法轮功群众这才去上访请愿。可政府却把自己制造的所有这些事都归咎在老百姓头上，好象连文革都是老百姓发动的，您说这合理吗？

曾听国务院领导亲口讲了一件事：99年长江发大洪水，这是仅次于98年那次洪水的第二大洪水。当时，朱熔基总理从山海关机场一下飞机就冒着倾盆大雨赶到北戴河的住处，与水利局的专家连夜商议对策到凌晨三点。总理真够鞠躬尽瘁的。当时所有专家众口一辞说必须分洪，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总理把专家的意见汇报给江泽民后，他却回答了四个字：

“严防死守”。老江为了试探自己对军队的调动能力，为了显示他的强权，置沿江百姓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把抗洪解放军战士的年轻生命当炮灰。现在他对

打手用盛大粪的铁桶扣在功友头上用铁掀拍打；有一个乡长有时打人打累了，就将石头放进功友的衣服里，他坐在后面随意蹬着玩。有时怕被看见是谁打的，就让功友们手搬着脚，不准回头看，他们从后面踢、踹；这些领导们还逼迫功友坐在雪堆上，打开电风扇吹；因为怕打人的恶劣行径被人知道，就不准他们走出小院，晚上也不准回家，睡在一间大教室的水泥地上，门敞开着，这些领导和打手们在晚上

稍有良知和理智的人们，都能反思一下这种不寻常的现象，不受江泽民一夥的铺天盖地的颠倒黑白的宣传的影响，真正用自己的良知作一理性的判断。他们上天安门广场，为的是去说一句真话：法轮功是好的！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一句真话都容不下

起了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对法轮功的同情和理解，暴露了江泽民的卑鄙阴谋和狰狞凶残的恶相。

残酷的镇压一年多过去了，法轮功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在国内，法轮功学员上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和表达意见从未间断；在国外，越来越多的

让我们看清江泽民的凶残面目

海外人士，包括西方人士都加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这是江泽民一夥始料不及的，这也是中国历次的政治镇压运动中前所未有的现象。

过去中国一搞政治运动，就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个个都怕自己被牵连进去而受无妄之灾。而这次法轮功事件，成千上万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明知上天安门广场会被抓、被打、被判刑，连累家人，失去工作、失去退休金，被开除党籍、军籍、学籍……但仍前赴后继，从未畏缩。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啊！

法轮功的政策不也是这样吗？

老百姓有冤无处申，写信没人看，上访要被抓，去中南海（府右街信访办）是围攻，中华大地何处是我们说理的地方？除了天安门，我们还能去哪儿？天安门的请愿人潮能不象长江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吗？说什么我们不去天安门就不会被打击，那可真是本末倒置。一百多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他们有很多都没去过天安门，可他们的死却使更多的大法弟子走向天安门。

问大妈法轮功去天安门究竟影响了您什么？您说不敢出门，怕被当做法轮功抓起来。您这可说在点上了，您不炼功都怕被错抓，那我们这些炼功的还有容身之地吗？而且，我们是修“真、善、忍”的，能看着师父被诬陷、同修被迫害、自己躲起来不说真话吗？公正的环境是靠每个人来维护的，都躲起来的结果只会是谁也躲不过。

就说您年轻那会儿，发现小偷会象看见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现在，大马路上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也没人过问，受害人打了“110”，派出所还互相推诿，半个小时也没来。杀人放火警察不爱管，抓起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倒挺卖劲儿。这就难怪您把自己的家装备得象个笼子也没有安全感。防盗门被撬，多大的动静，邻居听见也不管，您别生气，下回难免就轮到他家了，不维护正义的人只能被正义遗弃。这些年咱们的日子也好过了，可怎么好象公德心都被兑换成钞票了呢？生活在没有正义感的环境里，能有真正的幸福吗？而大法弟子却是这样的一群人，不求个人名与利，只为人间有公理，安身之处被剥夺了，各人的一切都舍弃了，也要维护正义，这才叫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呢，而您看到的现在人，多是见“利”勇为的吧。

您一时对我们不理解，说明我们还有做的不到的地儿。我刚才说的可都是咱老百姓掏心窝的话，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也可随时随意进入对她们进行骚扰。他们还曾连续四天被限制进食、不准上厕所。

张正两名年轻同事出于同情心前去探视其大女儿，回来后被这单位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多次。

家中只有一位68岁的老太太和一个11岁的小女孩相依为命，经济上没有来源。

是谁制造了这个人间惨剧？是谁在破坏家庭和睦、破坏社会安定？

孰正孰邪，人神共知！

那他们何需千里迢迢跑到信访办、天安门广场、联合国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呢？在国际上，哪怕是一个真正的罪犯，也允许他有权利请律师为其辩护。法轮功学员上访，公共场合炼功，说一句“法轮功好”，就被抓、被判刑，甚至被毒打致死！连一个为自己说话的地方都没有。唯有到外面大庭广众上去说，到联合国去说，到世界上去说……然而，江泽民一夥还是很蛮横。在西方社会说出真相，他就说你沦为西方反华的工具，说你是有阴谋的荒唐闹剧，是破坏安定团结，好像世人真的不知道是谁在有阴谋地迫害法轮功，谁在法轮功的问题上表演荒唐闹剧，是谁在破坏社会安定，是谁在给整个中华民族抹黑。

江泽民一夥为了自己的权欲、认为法轮功和他争夺民众，动摇了他的独裁专制，才故意颠倒黑白，捏造是非；同时，又做贼心虚，怕世人看穿上述的阴谋和卑鄙凶残狰狞的真相，不惜利用国人爱国、爱稳定的心理，更进一步加紧陷害和迫害法轮功。